

也说“擐”

朱慶之

內容摘要：本文就王光漢在《說“擐”》一文中對《左傳》“擐甲”之“擐”提出的新解，從多個角度進行了駁正。在基本認同舊注釋義的同時，進一步討論了“擐”的得名之由、確切含義和該詞中古以降用法的改變及其原因。

關鍵詞：《左傳》 擐 佛經音義 梵漢對勘

《古漢語研究》2006年第2期刊登王光漢先生《說“擐”》一文（以下簡稱“王文”），對《左傳》成公二年“擐甲執兵”、成公十三年“文公躬擐甲冑”中的從來都作穿着義講的“擐”提出了與前人不同的新看法，認為“擐”並非“穿着”義，而是“拿持”義。他說：

“擐”，常見於“擐甲”、“擐甲冑”等語中。……《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於“此擐”二字均釋為“貫穿；穿着”，音 huàn。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則言：“擐音患，穿着。”王力《古代漢語·齊晉鞏之戰》注：“擐（huàn），穿。”

所以有如上之釋，蓋因《左傳》杜預注並《國語》韋昭注俱言：“擐，貫也。”而“穿着”、“貫穿”其所取義大約祇

是“穿”，因為“擥”如單作“貫穿”釋，當別作一義；且貫穿甲冑亦顯屬不辭：甲冑非箭鏃刀刃不得貫穿，自己如何會莫名其妙破壞自己的甲冑呢？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十一“擥”注引《說文》：“貫穿衣甲也。”^①《廣雅·釋詁三》：“擥，著也。”王念孫疏證：“擥者，貫之著也。”擥是否是穿、著？杜、韋將它注為“貫”，其取義是不是穿、著呢？

《說文·手部》：“擥，毋也。从手，巽聲。《春秋傳》曰：‘擥甲執兵。’”《說文·毋部》：“毋，穿物持之也，从一从 𠄎，象寶貨之形。”段玉裁注云：“毋，穿物持之也。今人廢毋而專用貫矣。杜注《左傳》、韋注《國語》皆曰‘擥，貫也。’”^②按段注，擥當是“穿物持之”，杜、韋之注，取義即此。

穿物持之，顯然不是穿、著，而是持。穿祇是持前的動作，其所指實際就是今人之所言之“拷”，即把胳膊從物件中穿過去，然後彎起胳膊，用臂肘把物件鉤起來。

“王文”的新解釋不免讓人產生一些懷疑。首先，慧琳《音義》引《說文》之“貫穿衣甲也”是否可作一句讀？我們以為，這個注解應讀作“貫，穿。衣甲也”。其次，《說文》的“穿物持之”的語義核心是“持”還是“穿”？我們以為，“穿”和“持”，前者纔是動作之本身，後者祇是動作之目的。其中的“持”並不是“掌握”之“持”，而是“保持（不散亂）”之“持”；“穿物持之”正是對“毋”的字形解釋：把物穿（串）起來，使之保持不散亂。再次，不論是“擥”還是“貫”，如果具有“持”義，文獻中應有其他用例，但作者並沒有舉出，這不符合訓詁的通例。

二

我們的討論從“王文”引用的兩條舊注開始（標點依“王

文”)，看看古人的意見到底是什麼：

《廣雅·釋詁三》：“擥，著也。”王念孫疏證：“擥者，貫之著也。”

唐釋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四一“擥精”條引《說文》：“穿貫衣甲也。”

先看第一條材料。“著”是個中古新詞，意為穿着。《廣雅》沒有用“貫”解釋“擥”，而是用“著”，這是用今語解釋古語。那麼“擥”和“著”二者有何區別？王念孫的疏證給出了答案：“擥”不是一般的“著”，而是“貫”那樣的“著”。也就是說，“貫”是專名，“著”是泛稱。“貫”是什麼樣的“著”呢？我們把這個問題留到下面再討論。

第二條材料中慧琳《音義》的全文為“上音患杜注左傳雲擥甲執兵是也說文穿貫衣甲也从手叢聲”。遼釋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一“擥甲”條的注釋基本相同：“上本音患杜注左傳云擥甲執兵是也說文云穿貫衣甲也从手還省聲。”(CBETA, T54, no. 2129, p. 938, a3)^③

《音義》引《說文》之文“穿貫衣甲也从手叢聲”與傳世本《說文》不同。後者作“貫也从手叢聲”。《音義》引用《說文》常常與傳世本《說文》不同，學者已有很多的研究，孰是孰非不好判斷，這裏不作討論。

“王文”將“穿貫衣甲也”做一句讀，似乎是將“穿貫衣甲”當成了一個述（穿貫）賓（衣甲）關係句。但我們的讀法是：

擥：穿，貫。衣甲也。

其中的“衣”是動詞。類似的文字還見諸慧琳《音義》卷一六“披擥”條：“杜注左傳擥穿貫衣甲曰擥說文从手叢聲。”(CBETA, T54, no. 2128, p. 407, b3)我們的讀法是：

杜注《左傳》：“擥：穿，貫。衣甲曰擥。”《說文》：“从手叢聲。”

爲什麼這麼讀？理由有二。一是因爲這就是古人的讀法。

慧琳《音義》卷五“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四九“擻帶”條（按，今本《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中無此二字組合）：“上本音患。《左傳》云：擻，貫也。《桂苑珠叢》云：以身貫穿。衣甲曰擻。《考聲》亦云：擻衣去聲甲也。”（CBETA, T54, no. 2128, p. 338, a2-3）文中引《考聲》的“擻衣去聲甲也”中的“去聲”是夾注，標明“衣”的聲調。

同樣，希麟《續一切經音義》卷八“擻甲”條解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藥事》卷九之“諸人……即各執刀杖弓箭，擻甲而出於衢路間”（CBETA, T24, no. 1448, p. 38, c12-14）也有類似的文字：“上古患反。《左傳》云：擻，貫也。《桂苑珠叢》云：以身貫穿。衣甲曰擻。衣去聲，謂著也。”（CBETA, T54, no. 2129, p. 969, a20-21）

此外，《續音義》卷三“擻甲”條的解釋同樣可以說明問題：“杜注《左傳》曰：‘擻，貫也。’賈注《國語》云：‘衣甲也。’‘衣’音‘意’。”（CBETA, T54, no. 2129, p. 945, b9）

這些材料都證明“衣甲”的“衣”在古人看來是動詞而不是名詞^④。

第二個理由是，如果《音義》所引“穿貫衣甲也”爲《說文》原貌，其中的“穿”也不會是“穿着”義。關於這一點姚永銘已有特別的提示。在《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一書的緒論部分中談到該書引用其他書文字與作者本人文字的區分時，作者舉“擻服”條“杜注《左傳》擻貫穿衣也”爲例，指出“穿”的“穿着”義是該詞在南北朝纔有的用法，因此杜注祇有“擻，貫”二字，“穿衣也”應是慧琳的話。同理，我們不能把成書於東漢時代的《說文》中的“穿貫衣甲也”解釋爲一個述賓關係句，除非像“王文”那樣將“穿貫”理解成一般意義上的“穿通”“穿透”。

顯然，舊注“[擥，]衣甲也”或“衣甲曰擥”的訓釋是說“擥”是穿戴甲冑的專用詞。

三

從傳世的古代文獻的用例和訓詁資料看，“擥”是一個及物動詞，賓語主要是表示鎧甲的一類詞。這一點在語體相對自由和口語化的古代漢譯佛經裏也能得到證明。我們利用 CBETA 電子大藏檢索系統查看“擥”在《大藏經》經部和律部的使用情況，這些經典的時間段為東漢到宋。單獨檢索“擥”時，共出現 296 次，均帶有賓語（包括邏輯賓語）。其中 286 例為“鎧/鎧甲”和“甲/甲冑”，而且在隋以前沒有例外。

“王文”認為“擥甲”當為“持甲”的意思。因為“擥甲”已經成爲一個固定的說法，所以很難從“擥甲”的用例中找到支持或反對這一新說的直接證據。不過，中古漢譯佛經的材料可以發揮特別的作用。有些譯經的原典保留至今，我們可以利用原典中與其平行的詞語來考證“擥甲”當中的“擥”的意義。

根據荻原雲來編《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古代譯經中的“擥甲”的梵語對應形式有兩個，一個是複合詞形式的 *saṃnāha-saṃnaddha*，一個是句子形式的 *saṃnāham saṃnāhyati*。其中的 *saṃnāha* (m) 是鎧甲的意思，*saṃnaddha* 和 *saṃnāhyati* 就是“擥”。

saṃnaddha 和 *saṃnāhyati* 的動詞基本形式都是 *saṃ-nāha*，前者是其過去分詞，後者是其第三人稱單數形式。下面我們根據 Monier-Williams 的《梵英詞典》對這些梵語形式作一簡要的解釋。

saṃ-nāha:

意為 to bind or tie together (捆或束在一起), bind or fasten

on (捆或扎牢), put or gird on (acc.) (穿上或套上 [賓格]),
clothe or furnish with (instr.) (用 [具格] 穿上或裝備); to
put anything (acc.) on one's self (自己穿上任何物品 [賓格]),
dress or arm one's self with (用某物武裝)。其詞根是 sah, 意
為 to bind (捆綁), tie (捆、束), fasten (束緊), bind on or
round or together (四周捆在一起), to put on (as armour) (穿
[鎧甲]), arm one's self (武裝自己)。

samṇaddha;

意為 bound or fastened or tied together (被捆在一起), girt
(被捆), bound (被束), armed (被武裝), mailed (穿 [鎧
甲]), equipped (裝備好的), accoutred (裝備了的), harnessed
(穿上甲冑的)。

值得注意的還有，義為鎧甲的 samṇāha, 其來源也是動詞
sam-nāha, 也就是該動作的結果。這些都表明, sam-nāha 所表
示的動作, 就其特指義來說, 就是“穿鎧甲”的“穿”。

根據荻原雲來, 意思是穿鎧甲, 或將鎧甲束在身上的
samṇāha-samṇaddh, 其漢譯形式有“擐鎧”“擐甲(冑)”“擐
被鎧甲”等, 如: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三四二: “諸菩薩摩訶薩擐大悲鎧,
為欲調伏一切有情。而諸有情都無所有。如有擐鎧與虛空戰, 天
子當知。” (CBETA, T06, no. 220, p. 759, b26-28)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五七四: “時舍利子謂曼殊室利言:
仁能如是親近禮敬觀於如來, 甚為希有。……雖為利樂諸有情放
擐大甲冑, 而於其中不起積集, 散壞方便。” (CBETA, T07,
no. 220, p. 964, b29-c4)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四〇〇: “奇哉大士! 乃能擐被如是
堅固弘誓鎧甲。” (CBETA, T06, no. 220, p. 1070, c28-p.
1071, a1)

《方廣大莊嚴經》卷六：“王自簡練五百壯士，擐甲持矛，皆乘象馬。於城四面晝夜巡警，無暫休息。”（CBETA, T03, no. 187, p. 572, c23-25）

同時，*saṃnāha-saṃnaddh* 也被譯作“著鎧”“著甲冑”“著鎧甲”“裝飾鎧”“被甲莊嚴”“被甲衣”等。這些異譯證明“擐”與“著”“被”“裝飾”意義相同或者相近。

saṃnāham saṃnāhyati;

意為穿鎧甲。譯經中或譯作“擐誓甲”：

《瑜伽師地論》卷四二：“云何菩薩擐甲精進？謂諸菩薩於發加行精進之前，其心勇悍，先擐誓甲：若我為脫一有情，苦以千大劫等一日夜處那洛迦不在餘趣，乃至菩薩經爾所時证得無上正等菩提，假使過此百千俱胝倍數時劫方证無上正等菩提，我之勇悍亦無退屈。”（CBETA, T30, no. 1579, p. 525, c20-25）

也譯作“被弘誓鎧”。

以上的材料可以說明，在漢譯佛經中，“擐甲”或其變體都是穿戴甲冑之意，而不是“持甲”之意。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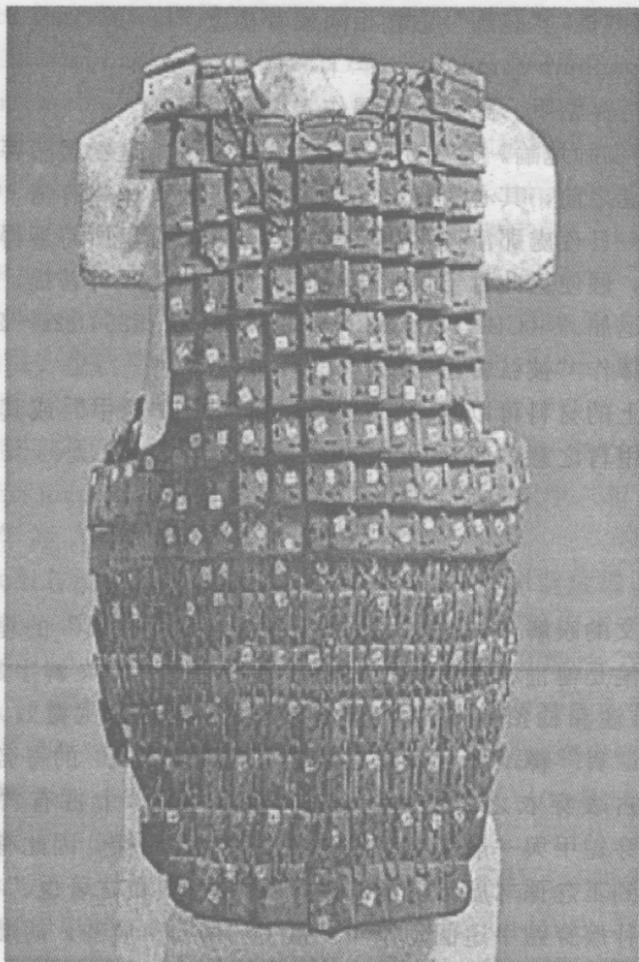
王文的誤解，其中之一是發生在對舊注中“貫”的理解上。

不論是傳世本還是佛經《音義》所引，《說文解字》、韋昭《國語》注和杜預《左傳》注都用“貫”來解釋“擐”，並非偶然。用“貫”釋“擐”其實是聲訓，解釋了“擐”的得名之由。

上古表穿衣之義的詞有“衣”和“服”，中古有“著”和“被”。穿鎧甲與一般穿衣服的“穿法兒”不一樣，因此有“擐”。這就回到王念孫《廣雅疏證》的話：“擐者，貫之著也。”

為什麼穿鎧甲這個動作叫“擐”？“擐”，《廣韻》胡慣切，匣母諫部，其上古音為匣母元部。“貫”，《廣韻》為古玩切，見母

換韻，其上古音爲見母元部。這兩個詞的聲母的發音部位相同，韻母同部，古音十分相近。但二“字”不僅僅音近。“貫”的本字作“𠄎”，這個字形象地表現出它所記錄的詞的意義，這就是段注《說文》所謂“𠄎，穿物持之”：“穿物”是“𠄎”這個動作本身，也是穿鎧甲的動作稱爲“環”的理據所在。



事與，與記古氣《隨觀》，“貫”。精沃母里氣音古土其，精輔母



從出土（秦俑）實物可知，古代鎧甲通常是一個整體，或為前後兩片，或為桶狀，穿時需從頭上套下去。人穿上鎧甲，活像“毋”的形狀。如果我們瞭解古代鎧甲的這種形制特點和穿法，就會明白為什麼古人要用“貫”來解釋“擐”，因為“擐”的基本動作也恰恰就是“穿物”。

因此，“擐”與“貫”在意義上也有明顯的聯繫，二者同源。“貫”可能保留了這個詞的原始義，而“擐”則記錄了這個詞的一個分化義。舊注用同源詞“貫”釋“擐”，指明了“擐”的詞源。

明白了漢唐舊注用“貫”釋“擐”的理據，也就不難看出它們同樣用“穿”來解釋了“擐”的原因。因為在基本的意義上，“穿”與“貫”是同義的——仍然要強調的是，這個“穿”還不是穿衣服的“穿”。

至此，我們可以對佛經《音義》引《說文》“[擐:] 穿，貫。衣甲也”的訓詞作一完整的解讀。“穿”和“貫”解釋“擐”的基本意義，其中“穿”是普通同義詞，“貫”是同源詞；“衣甲”解釋了“擐”的專門意義。

五

前面說過，“擐”實際上是穿鎧甲的專用詞，這從上古到中古的文獻中可以得到證明。但是在隋唐的譯經當中，出現了帶非甲冑類賓語的“擐”（以下把穿甲冑的“擐”稱為“擐₁”，把這種新用法的“擐”稱為“擐₂”）。如：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四三：“爾時彼王嚴駕駟馬賢善妙車，坐於其上。身著白衣，擐白瓔珞。左右皆悉著白衣裳。”（CBETA, T03, no. 190, p. 853, a20—21）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五十：“時彼夜叉，從

彼商主瞿頻陀邊取其頭上熾燃火輪。取已擻著慈者頭上。”
(CBETA, T03, no. 190, p. 886, c5-6)

唐玄奘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一一：“復次我王，擻妙革屣有十功德。一足跌柔軟，二身觸輕安，三行步有力……” (CBETA, T10, no. 293, p. 713, c11-14)

唐不空譯《大聖文殊師利菩薩佛刹功德莊嚴經》卷一：“復以上妙衣服奉上如來及苾芻衆，爲佛及僧躬自披擻。披擻已，訖爲佛作禮。” (CBETA, T11, no. 319, p. 904, a22-23)

唐不空譯《聖迦毗訥怒金剛童子菩薩成就儀軌經》卷1：“常以印甲冑擻身。” (CBETA, T21, no. 1222a, p. 107, a9)

唐義淨譯《根本薩婆多部律攝》卷一二：“若復苾芻得新衣，當作三種染壞色。若青若泥若赤隨一而壞，若不作三種壞色而受用者，波逸底迦……言受用者，謂是披著。初擻體時，即得墮罪。” (CBETA, T24, no. 1458, p. 593, a21-b1)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二：“自餘袍袴禪衫之類，咸悉決須遮斷。嚴寒既謝，即是不合擻身，而復更著偏衫。” (CBETA, T54, no. 2125, p. 214, c18-20)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客僧道安冒雪遠行，踰足皆破。停村數日，潰爛膿流。村人車載送至寺所。法師新造一帔，才始擻體，出門忽見，不覺以帔掩其膿血。” (CBETA, T54, no. 2125, p. 232, a22-25)

“擻₂”最早見於隋。從“擻甲冑”到“擻纓絡”“擻燃火輪”甚至是“擻革屣”“擻衣”，其賓語的範圍擴大了，而“擻身”和“擻體”這種帶處所賓語的用法更是特別。

“擻₂”是“擻₁”的自然發展，還是別有來歷？第一種推測

不能完全排除，但文獻用例提示我們，第二種推測的可能性更大。

在漢代的文獻裏，有一個寫作“貫”的詞，用法與“擐₂”相同。如：

漢荀悅《漢紀·武帝紀六》：“遂身貫戎服，親御鞍馬。”

漢王充《論衡·祀義》：“以所見長大之神貫一尺之衣，其肯喜而加福於人乎？”

後來在漢譯佛經中有一個寫作“串”的詞，其用法與“擐₂”完全相同。如：

姚秦竺佛念譯《出曜經》卷四：“時諸天女各執鏡前照，天子見鏡，衣天之服，頭串天冠。”（CBETA, T04, no. 212, p. 631, c29—p. 632, a1）^⑤

姚秦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譯《四分律》卷四〇：“爾時比丘著串頭衣。往佛所白言：此是頭陀端嚴法，願佛聽。”（CBETA, T22, no. 1428, p. 858, a16—18）《四分律行事鈔資持記》卷一四：“串，古患反。穿也。”（CBETA, T40, no. 1805, p. 386, b12）

劉宋沮渠京聲譯《治禪病秘要法》卷二：“夜叉復勝，搏擐羅刹，剥其面皮，剝取女根，截鳩盤荼身根毘舍遮手足，用爲花鬘，串耳串頭。”（CBETA, T15, no. 620, p. 339, a19—20）“串”在宋、元、明三本作“貫”。

隋闍那崛多譯《佛本行集經》卷一六：“爾時太子聞彼作瓶天子如是語已，即自著其八千億斤金價衆寶所作革屣。串於脚已，欲起回顧。”（CBETA, T03, no. 190, p. 729, b22—24）

此外，在《佛本行集經》中還有“擐”與“串”互爲異文的用例。如：

卷一三：“時瞿多彌右手執持須摩那鬘，遍歷大衆，向

悉達所。到已立住，將此華鬘係悉達頭。擻已抱項。”
(CBETA, T03, no. 190, p. 714, c9-11)

卷四三：“爾時彼王嚴駕駟馬賢善妙車，坐於其上。身著白衣，擻白瓔珞。左右皆悉着白衣裳。”(CBETA, T03, no. 190, p. 853, a20-21)

卷五十：“時彼夜叉，從彼商主瞿頻陀邊取其頭上熾燃火輪。取已擻著慈者頭上。”(CBETA, T03, no. 190, p. 886, c5-6)

以上三條中的“擻”字在宋、元、明三本和聖語藏本中均作“串”。

“串”字在今天普通話讀 chuàn，這個音在明《洪武正韻》纔見到，作“樞絹切”^⑥，而在《廣韻》裏“串”祇有“古患切”一音，見母諫部，義為“穿也；習也”，其實就是“毌”的別體。在上古文獻裏，“習慣”的“慣”最初多寫成“串”，這已為人們熟知^⑦。

現在梳理一下我們的看法。

在上古，一般穿衣義用“衣”“服”來表示，但特殊的穿鎧甲則由“毌”來表示，那時候並不認為這些“穿”是同一個動作，並用了一個專門的字“擻”^⑧。大約在漢代，“毌”的用法出現了變化，其受事不但可以是“鎧甲”，還可以是其他服飾，記錄的字或者用“貫”，或者用“串”，但這時它不能寫成“擻”。大約到了隋，由於音同義近的原因，開始用“擻”。於是產生了“擻₂”。由於“穿”與“毌（貫、串）”在穿透、穿通的意義上為同義詞，“毌”新產生的“穿戴”用法也影響到“穿”，導致“穿”在南北朝出現了“穿着”義。

“串”在什麼時候有了另外的讀音尚無法確知^⑨。一個推測是，讀“樞絹切”的“串”可能與“穿”有關。“穿”在《廣韻》裏有兩讀，一為“昌緣切”，昌母仙韻；一為“尺絹切”，昌母線

韻，與“樞絹切”的“串”同音。“串”本爲“毌”的俗字，它記錄的詞與“穿”祇是同義關係，但因該字較爲生僻，或者有人誤以爲是“穿”的俗寫。

六

《漢語大詞典》有一個讀音爲 juǎn 的“擻”，意思是“係”或“拴”。引例爲：

《樂府詩集·橫吹曲辭五·折楊柳歌辭》：“腹中愁不樂，願作郎馬鞭，出入擻郎臂，蹀座郎膝邊。”余冠英注：“擻，係也。”《三國演義》第八三回：“興（關興）得了父親的青龍偃月刀，却將潘璋首級擻於馬項之下。”

這個讀音和釋義來自《集韻》卷六“銑韻”，《廣韻》之前的字書均未見到，例子是《漢語大詞典》配上去的，似有可商榷之處。

北朝民歌中的“擻臂”一說，在佛經裏也有用例，如：

《佛祖統紀》卷八：“端拱元年，寶雲歸寂。師復夢貫寶雲之首，擻於左臂而行（擻音患，亦貫也）。”（CBETA, T49, no. 2035, p. 192, a15-16）

《宋高僧傳》卷十八：“身屈可長一丈五寸，衣麕衲袈裟，臂擻大珠，徒跣。衆見驚懾，莫測其來。”（CBETA, T50, no. 2061, p. 825, a15-17）

從《佛祖統紀》的注來看，“擻臂”之“擻”是將寶雲之首套在左臂上。同樣，馬鞭擻臂也是將馬鞭的一頭的環“套”在手臂上，而非“繫”或“拴”。

這個“擻”的本字還是“毌”，故有作“串”者。如：

《佛本行集經》卷十四：“如是太子在於最妙最勝婁女百千之中，前後圍遶，受諸快樂。恭敬侍養，一切皆以種種理

珞莊嚴其身，復以金釧七寶碾環串於手臂。”（CBETA, T03, no. 190, p. 715, c19-22）

《三國演義》的“擥於馬項之下”，釋為“繫”似無大礙。佛典裏有一些用例可能也是同樣的意思。如：

《四分律》卷四二：“時末藥無器盛。佛言：聽作瓶。若患盆塵，聽作蓋。若欲令堅牢，當著床下，若串壁上象牙杖上。”（CBETA, T22, no. 1428, p. 867, b7-10）

《宋高僧傳》卷一九：“時五色雲氣騰噴而上。遂取其骨，皆金色，連環若鎖，可五丈許，鏗然響亮，擥杖頭而行。”（CBETA, T50, no. 2061, p. 830, a16-18）

《景德傳燈錄》卷二七：“寶志禪師，金城人也。姓朱氏。少出家，止道林寺，修習禪定。宋泰始初，忽居止無定飲食無時。發長數寸，徒跣執錫杖，頭擥剪刀尺銅鑿，或掛一兩尺帛。”（CBETA, T51, no. 2076, p. 429, c21-24）

不過這個《集韻》音“古泫切”、亦寫作“擥”或“串”的詞與“毌”的同源關係還是很明顯的，是否應該與“擥₁”“擥₂”算成不同的詞，值得討論。

〔注釋〕

- ① 王文“貫穿”《大正藏》本作“穿貫”，疑王文誤，下文從改。
- ② 王文所引《說文》均為段玉裁《說文解字注》之改訂本，非通行本。依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經韻樓藏本”，其中“毌”部之“从一从卩”當為“从一橫卩”，與《說文》單行本同，抑或王文另有所本。又所引“段玉裁注云”，為“擥”條的注文，非“毌”條的注文，未妥。
- ③ 本文佛經例句，均使用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BETA）編《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檢索得來，採用時均與紙本《大正藏》核對。
- ④ 以下的例子也可以用來證明：
《音義》卷二十“擥甲”條：“上音患。杜注《左傳》云：擥，貫也。賈逵注《國語》：擥，衣甲也。《說文》：从手還省聲也。”（CBETA,

(CBETA, T54, no. 2128, p. 429, b11)

《音義》卷四八“擐甲”條：“胡慢、工患二反。《左傳》：擐甲執兵。

杜預曰：擐，貫也。《國語》：服兵擐甲。賈逵曰：擐，衣甲。”
(CBETA, T54, no. 2128, p. 630, b17)

⑤ 宋、元、明三本“串”作“冠”，當是誤改。

⑥ 樞，《廣韻》昌母。

⑦ 《荀子·大略》：“國法禁拾遺，惡民之串以無分得也。”楊倞注：“串，習也。”清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南史》：“《宗慤傳》：‘宗軍人串噉麤食。此串字最古。串，即母之隸變……古串、貫、擐通用。’今標點本《南史》‘串’作‘慣’。這種情形在佛經中也多見。如《四分律》卷三八：“佛告守籠那：汝生來習樂，不串涉苦。聽汝於寺內着一重革屣。”其中的“串”在宋、元、明、宮諸本均作“慣”。(CBETA, T22, no. 1428, p. 845, a16-18)《佛本行集經》卷三六：“小來未曾苦於身體。又復汝身皮膚柔軟。不串麤衣及以惡食。”(CBETA, T03, no. 190, p. 820, b22-23)《佛說寶雨經》卷二：“由是菩薩串習善根增長熾盛。”(CBETA, T16, no. 660, p. 290, a28)《一切經音義》卷二一“慣習”條：“慣，古患反。……字宜從才或有，作串者，乃是貫串字也。”(CBETA, T54, no. 2128, p. 437, c10)

⑧ 後來的文獻也有用其他字的情形，如晉葛洪《抱朴子·博喻》：“盤旋揖攘，非禦寇之容；擐甲纓冑，非廟堂之飾。”《三國演義》第一百一十回：“大目頂盔擐甲，乘馬趕文欽。”這些例子錄自《漢語大詞典》“擐”條，但《詞典》未能指出其中“擐”的專用字應是“擐”。

⑨ 《續一切經音義》卷一“慣習”條：“上關患反。杜注《左傳》云：慣亦習也。《說文》作遺，云習也。从辵貫聲。辵音醜略反。經文有本作“串”，音“釧”，俗字也。”(CBETA, T54, no. 2129, p. 938, b1)至遲遠就有此音。

〔徵引及參考文獻〕

荻原雲來編。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新裝版。東京：講談社，1986。

- 高楠順次郎等編。大正新修大藏經。日本一切經刊行會，1934。
- 羅竹風主編。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6—1993。
- Monier Monier—Williams: A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1st published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9, reprinted in Delhi, 1963.
- 王光漢。說“攬”。古漢語研究。2006(2)北京：商務印書館。
- 姚永銘。慧琳《一切經音義》研究。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3。
-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編。CBETA 電子佛典集成。2006 年版。臺北。
- 朱慶之，梅維恒編。荻原雲來《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漢譯詞索引。成都：巴蜀書社，2004。
- (朱慶之 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中文系 郵編：100871)